

殉道者

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題記

周江明

我常常孤獨地散步，旁邊沒有一個朋友、親人，也沒有一個陌生人，形單影隻地沿著曲折凹凸的小徑徘徊，在徘徊中沉思，在沉思中感悟。

今天我又開始了這種孤獨的散步。沿著大潭山旁的弓形小徑漫步，然後折向一條斜巷，穿過光復街，和著冬日裏的寒風，坐在海邊馬路的長椅上，靜靜地休憩。這種短暫的休憩不是為了體力上的恢復，也非思考上的倦怠，而是一種祭奠的準備，正似聖徒們的洗禮和膜拜。

起身吧，年輕人，你需要的不是徘徊，而是在與徘徊爭鬥中的勇往直前。一個聖潔的聲音催促著我。是的，我應該起身散步了。老人們的散步是滑向死亡的軌迹，而年輕人的散步則是尋求新生的擺渡。因此散步的擺渡中孕育了另一個我。然而這種表面風平浪靜的擺渡，一旦你真正踏上這隻沒有一個舵手的渡船時，颶風猛浪便都向你襲來。你不得不在暴風驟雨中奮力把舵划槳與之搏鬥，但是每一個抗爭者都無一例外地被狂風巨浪吞噬得無影無踪，只是當下一位欲求擺渡的勇者踏上渡船回首時，才發現原來一片茵綠的海岸竟是森森白骨。

每個人在渡口的選擇都只有兩種，放棄抑或堅持；歸宿也只有兩種，作為芸芸眾生苟活或者成為殉道者獻上死祭。殉道者選擇了後者：堅持與死祭。餘下的眾人對此有世故的奉承，有天真的誤解，更有愚鈍的反駁。然而這一切都無關乎死者。每一位殉道者用自己生命的邁勁在渡船上刻下擺渡的日誌，期待下一位勇士能夠藉此航行到一個更遠的距離。他們的終點鑄就了繼承者的起點。

然而當我踏上這種擺渡的征程時，我猶豫了。因為這不但意味著我將痛苦地活著，也必將痛苦地死去。這些傷害，對我本人而言，無非是在已經傷痕累累的身上再多添幾條疤痕而已，但於我的親人、朋友、所愛和一切對我抱有感情的人來說，却無異於一個毀滅的終結。因此我要解讀殉道者們留在渡船上的生命符號，以擺脫這個前人無法擺脫的詛咒，開始少些痛苦的擺渡。

我漫步到了市政公園。在公園正中的小丘上，立有葡萄牙詩人卡蒙斯的青黑色塑像。塑像目光遠瞻，塑形挺拔。然而是什麼力量使我們的雕塑家把這位在摩洛哥戰鬥中失了右眼，一生漂泊流離、痛苦潦倒的詩人刻畫得如此地近乎完美？惟一的答案是詩人偉大精神的感染力。在白鴿洞前有一句評價卡蒙斯的對聯「才德超人，因妒被難」，這是大眾對卡蒙斯的誤讀，「才德超人」者在卡蒙斯前後何止千萬，但是受難的却寥寥無幾，而「因妒被難」的更是屈指可數。像卡蒙斯這類人的受難，不是因為時人的嫉妒，而是他們對抗人自身和天賦之限制的努力，超出了時人的理解力和容忍度。因此而見棄於時，也因而能夠契合後人的思想，得到後人的理解而流芳百世。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有一句可以作為詮釋的話「大地盡頭，海之開端」(Aquionde a terra se acaba e o mar começa)。這些殉道者們走到了當世人所能夠容忍的「大地盡頭」，打破了世人的禁忌，扯下風帆，開啓了遠航擺渡的征程。這正如一群習慣於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突然有熱心者拿來一盞明燈。結果呢，眾人合力把燈砸個粉碎。但砸燈不是因為他們忌恨那個拿燈來的人，而是恐懼那燈的光明對他們習慣黑暗的傷

害，由此而遷怒於那個拿燈來的人。布魯諾不就是因此而被燒死的嗎！

前人們的「海之開端」已由滄海化為了桑田。所以今人能夠給予他們公正的稱讚，雖然這種稱讚是建立在誤解和奉承上的，但也足以讓人感慨。誠如譚嗣同在〈獄中題筆〉寫道：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是的，去的和留的都在擺渡，在歷史和未來之間擺渡。不論是被捕殺的六君子，還是逃亡海外的康、梁，都是時代的殉道者。而這首絕命詩毫無疑問就成為了先賢們的注腳和殉道者們的墓志銘。但是譚嗣同所處的時代不比張儉，也不比杜根，對付的不僅僅是一個步履維艱的西太后，還要喚醒那千千萬萬個伸長脖子等待欣賞殺他頭的看客。這就注定了他將遭受更為悲慘的命運，不論是生前，還是死後。這種悲慘命運被他的死祭凸顯得更加強烈，這道刻在渡船上的印記也就更加醒目，甚而觸目驚心。對猶豫而膽怯的擺渡者來說，無異於一味強烈的催化劑，催促著這群有著社會正義和自身所信仰之理念的年輕人，用生命來完成此祭奠的最後一道程序，以死亡來抗爭權制。

我的孤寂的沉思，使我沉陷在過去的深淵中。然而在時間的延軸上，我選擇了過去與未來的中點——現在。我不是這個社會怪獸的獵物。我的散步不是逃避，我的遐想也非夢幻。歷史是沉澱，而非揚瀉。因此作為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盧梭開啓了一個時代。那麼現在孤獨者的散步遐想應該獲得怎樣的意義？像前人一樣被時人咒罵、鄙視？不！現代人連輕蔑的工夫也省了，乾脆拋下一個對自身毫無損失的漠視，然後匆匆而過。然而正是這種漠視卻更加堅定我擺渡的行為，我殉道的意義也由此獲得。

到施督憲正街走走吧。那裏傾斜斑駁的牆壁，使我必須分心來面對前進道路的威脅，而不

必因沉思而停滯腳步，更不會因畏懼而退却。況且這四周像有什麼神奇的力量牽引著我，要在這暮色的寒冷中尋找落日的溫暖，於這模糊裏分辨明與暗、白與黑。

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先天地拒斥了最親近的人情。因為在對抗人與天賦之限制時，擺渡者必須丟棄一切，惟留下孤獨的身影方可踏上渡船。否則，渡船，擺渡者和一切沒有捨棄的東西都將一起沉入深淵中。而這種捨棄毋寧說成是一種割捨，這種割捨把擺渡者推向了痛苦的頂點和渡口的邊緣，催促著他拋錨擺渡，踏上不歸的殉道之路。因此，一個真正的殉道者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擺渡者，擺渡的過程便是殉道的祭奠。

四周是狼眼的突兀和獠牙的咀嚼。在毒蛇和蠍子中間行走，沒有人能平安無事（聖哲羅姆語），何況周遭還有無數隱蔽的美妙陷阱。對此我無法不猶豫和痛苦，我只能夠以自加於身的死亡來對抗這種毒害的變異，結束人面獸心的侵蝕和虛偽的行兇。踏上抗爭權制的殉道之路。

評審的話

董 橋：有歷史感。

劉再復：具安定心靈的力度，文字沉鬱凝重，是篇散文佳作。

得獎感言

很高興城大能夠將目光放得這麼開闊，將城大文學創作獎延展為城市文學創作獎，並在港澳舉辦一系列城市文學節的活動，藉以推動以文學為載體的人文精神。這種決定需要眼光，睿智和勇氣。因為她的價值只有在許多年才能夠得以顯性的體現。這對追求數十載匆匆人生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

個艱難的挑戰，不論是活動的參加者還是活動的舉辦者。

這裏我們就需要一種精神的支撐，這種精神不能為狹隘、偏激和瘋狂所把持，否則此種精神就會稍縱即逝而不能長存世間代代相陳。它需要深厚的底蘊，大眾的積極參與，哲人的啟示，天才的創作。而且這些過程要持續不斷的堅持下去。顯然地，這些過程的接力落在了一批追求精神體驗的人身上（不妨將其稱為精神貴族）。他們舉著光明之炬在黑暗的大道上奔跑前進，直到沉重的肉體被黑暗完全吞噬，留下點點薪火，照明著下一位接力者的黑暗之路。當老輩們的步伐變得蹣跚、足跡開始扭曲時，年青人們鏗鏘的腳步、挺拔的步印則從後響起，延伸開來。

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就興奮不已，同時卻又生出莫名的害怕，害怕這僅僅是我幻想的假像。我不能夠忍受這種打擊，因為夢的現實粉碎遠比一個夢對另一個夢的更替來得殘酷。因此，我更鍾情遠離現實的「符碼世界」，尤其對數字符號偏愛，雖然我覺得現今廣為採用的阿拉伯數字體系和進位制度相當白癡（如十進位制，二進位制，十六進位制），但還是常常迷返其間，獲得一種暫時的滿足。直到有一日，我終於明白了一位數學家把他發現而又從未被現實應用的數字名為「貞潔數」的心情時，我才有所感悟。——這是他朝聖過程的最後祭奠。

我的此種思考常常使自己陷入困惑的境地，尤其對一些習以為常的命題的拷問，使我絕望。因此總期盼有一種終極的解釋來點化，然而這種期盼終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望，最後竟埋葬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公園遇到一位老乞丐後。老乞丐正坐在長椅上，旁邊放有一個藍布包裹，左手握著一端裂了口的斑竹拐杖，右手平伸出。他的腳邊零零落落散著些硬幣，幾紙錢被冽風吹得四處翻滾。可他一直平伸著右手，他只接受放到手中的錢！一直從我下午到公園，持續到晚上，最後他縮回了平伸的右手，將手中那比落在地上還少的錢輕輕

放入藍布包裹中，微微一笑，然後抖了抖滿身的風塵，拄著竹杖隱入了黑夜中。

一個人可以經受大苦難的摧殘，不論肉體上還是精神上的，可以少掉四肢、耳目，也可以瘋癲、癡狂，但千萬不能失掉一個人的尊嚴！這種尊嚴遠比維護一個耳光的面子深沉得多。它是一種對生命感悟的結晶和展示。

而後不經意間認識了惠珍，她對時事的把脈遠比對哲學的領悟深入得多，但她介紹一本叫做《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的書卻使我受益匪淺。該書是盧梭後期的作品，對主要看中文作品的我來說是相當陌生的。當時我以能夠運用的所有途徑找這本書的中文譯本，結果還是音訊全無。尋找英文譯本也毫無下文，倒是法文原版書可以找到，可我不識法文。最後頹然作罷。到了去年年底，送朋友回家後到書店閑看時，一蹲下，赫然發現了這本書《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書很薄，紙張泛黃。可一翻，才發現是最近出版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這本書的最早中文譯本，也是唯一譯本。只是裏面有幾處明顯的排版錯誤，我想聯繫出版社希望下次再版時更正過來。可怎麼也聯繫不上，電話接不通，電郵也沒覆。

我從書店買下後邊行路邊看，到宿舍後坐下來細細的看，直至晚上看完後才脫手，可我的心思卻仍在其間盤桓。這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比他以往任何的作品包容的思想都深刻廣闊得多，它的感染力對每一個有悟性、對人生有過思考的人來說相當強烈，英雄的垂死往往比沙場的拼殺給予後人更多更深刻更悲壯的啟示。

於是我的思考走向了暫時的澄澈。雖然先前我也有過對各種哲學文本的苦苦探求，但到達現在這種境地的卻是一種微妙的感悟力的推動。

我害怕遺忘的侵蝕，因此用文字記錄下了某些點滴，於是〈殉道者〉便可以算作是這心海點滴中的一波漣漪！